

遼史紀事本末諸論

全一冊

遼史紀事本末諸論序

遼禁本國人著作流傳境外故元修宋遼金三史獨遼
史較爲簡略於是清厲鶚氏采筆記小說詩文集諸書
關遼故者輯遼史拾遺廿四卷周春氏著遼詩話一卷
繆荃孫氏輯遼文存四卷王仁俊氏輯遼文萃四卷片
羽碎金掇拾殆盡矣然多薄物細故未有如南海譚先
生所輯紀事本末關係治亂興衰者甚大而命意所在
旣以資有國家者法戒亦足使猾夏蠻夷稍戢其野心
也譚先生少具著作才爲高要馮展雲先生高弟駢散
各體文刊於粵東各書院課藝者夙已不脛走四方嗣

以第二人進士及第旋典試江南所拔皆知名士若馮
夢華朱曼君輩未易悉數蔚芝唐先生尤其年最少者
也督學四川轄軒所採爲蜀秀集傳誦一時旣而簡放
滇中糧儲道則有于滇一集余絕喜其詩歌能於山厲
水刻處擅奇與其鄉先生宋芷灣厯官相似詩筆亦極
相似因專選其灘行諸作入近代詩鈔今復從唐先生
處得讀先生希古堂文甲乙集及紀事本末諸論甲集
皆散文沈博雅健實事求是不屑屑於昌黎之過抑半
山之拗折以爲工諸論則於遼一代治亂興衰之故原
原本本洞若觀火而比事屬詞皆用儷偶其數典之切

當極其自然非平日胸羅萬卷者能如此俯拾卽是歟
若其抑揚頓挫暢所欲言雖司馬子長班孟堅諸傳贊
亦不是過幾不覺其爲駢四儷六之作斯以難矣至於
論末造西遼猶能延禩八十拓地萬里由其祖宗威制
六合而無利中國之心雄踞一方而無殘生靈之意卽
宋仁宗之世四海樂安亦非遼之保境息民相與有成
不及此可謂一代之至言千秋之龜鑑矣世之窮兵黷
武以侵略爲政策者不可以憬然悟廢然返乎今譚先
生原書已佚惟存諸論余舊曾見遼史金史各有紀事
本末爲江西人李某所著未知其視譚書何如然此書

精華在論紀事特其糟粕補輯尙夫人而能之也侯官

陳衍序

夫史之於世也其用大矣蓋不特以辨是非而示勸懲

示其是非之所在而已且其於世之用亦大矣蓋不特以

示其是非之所在而已且其於世之用亦大矣蓋不特以

示其是非之所在而已且其於世之用亦大矣蓋不特以

示其是非之所在而已且其於世之用亦大矣蓋不特以

示其是非之所在而已且其於世之用亦大矣蓋不特以

示其是非之所在而已且其於世之用亦大矣蓋不特以

示其是非之所在而已且其於世之用亦大矣蓋不特以

遼史紀事本末諸論序

遼史紀事本末諸論爲南海譚叔裕先生遺著先生名宗浚前清同治進士授編修回翔禁林於光緒間嘗典江南鄉試吾邑唐蔚芝前輩出其門下爲所知賞瞻師門之舊誼把遺冊以嚮往而以

基博

粗治史學屬爲論

定曰太祖開國規模第一太祖諸弟謀逆第二人皇王歸唐第三石晉立廢始末第四世宗卽位被弒第五穆宗荒淫第六與宋連和第七聖宗善政第八高麗叛服第九蕭后專政第十太叔重元謀逆第十一伊遜擅政第十二西夏叛服第十三藩部叛服第十四遼亡第十

五西遼始末第十六凡十六篇而卒以自序歷寫諸篇各敘其意則仿史公自序漢書敘傳之例遂不揣而序於端昔唐劉知幾敘述史例以作史通首列六家總歸二體一曰編年二曰紀傳古之史策編年而已司馬遷作史記遂有紀傳一體然紀傳之法或一事而複見數篇編年之法又一事而隔越數卷至宋袁樞以通鑑舊文每事爲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敘其始終命曰紀事本末則又於二體之外自命一格其後明陳邦瞻有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清谷應泰有明史紀事本末屬辭比事以續袁樞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於是

附庸蔚爲大國文章之道與時變通夫紀事本末所以
通紀傳之窮而紀傳昉自太史公限以篇終必有贊論
諸史因之一成不變然任氣倜儻解散辭體辨正然否
未有用對偶者獨唐修晉書出以儷辭爾遂爲史家所
不貴然稽其作者一時史官如令狐德棻等亡慮皆唐
代詞人研精晉故制句切響華實相扶而於抽黃對白
之中灑氣卷舒有縱橫之意健筆凌雲何減太史公論
贊哉而賤之也袁陳兩家爲紀事不綴論贊無亦據事
具文善惡自見紀傳之中亦有元史不始袁陳獨谷氏
爲明史紀事每一事訖各附論斷仿袁樞本末之體而

用太史贊論之法事出沈思義歸翰藻駢偶行文又依
晉書例不拘於尋常詞難繩以一律而遣詞抑揚隸事
精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曲折詳盡亦文章之絕足也
迄三百年未有繼軌獨先生此作融貫遼史自抒偉論
鼓其雄辭誇其儷事詞氣鏗訇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
之致錯綜以見意曲折以生姿英規勝範信足陵谷紀
而追晉書史家二體劉知幾之所論定以敘事言之也
而博則謂史家論贊亦有二體以行文言之也大抵太
史公書以散文晉書贊論以儷體散文滌暢易以盡意
而儷體拘攣病於不盡然史公頓挫往復言外見意獨

以不盡見含蓄而晉書跌宕昭彰妍裏發勁又以能盡
徵雄肆此在能者何所不可而目論之士必右史公先
生儷體行文無傷逸氣變化自如獨追高躅體大而思
精筆勢放縱所謂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
秦論浩浩落落良可誦也上元梅曾亮伯言少好爲駢
體文其友管同異之謂之曰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
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
一意然唐張燕公文章大筆獨稱庾信以爲筆涌江山
文驕雲雨下筆有神控物自富何病於雲興車屯而意
或有不慊觀於先生爲書詞惟閎麗遠祧史班獨宗徐

庾體閎而義密事核而詞達離合變化其文清嚴而工
篤磊落而多感槩然則來如雲興聚如車屯意之所到
而筆隨焉寧有所不足於先生之文哉陳氏爲紀事題
曰宋史而兼及遼金兩朝不以宋爲限斷先生撰次遼
紀未知視陳氏異同何如獨論則陳氏有未逮而讀姚
姬傳論文答徐季正書謂圈點啟發人意愈解說因爲
點定以發其意云時在中華人民造國之二十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無錫後學錢基博謹序

遼史紀事本末諸論

南海譚宗浚叔裕著

太祖開國規模

幽都之野潢河之地味甘湏酪俗習瓊裘其性猛鷲其
人荒忽然而石槐勇悍東部歸懷捺鉢強梁南兒孝順
世產雄武亦其地土然也遼太祖崛起邊陲任惟裕悅
旣異匈奴賢王之款塞亦非離石都尉之將兵屬唐政
不綱中原鼎沸并吞八部綏輯諸蕃遂使東楛登庭西
環納賚服涼平朔懋拓宏圖游凱步元廣延英雋迹其
雄略亦有可稱者焉如任赫嚕而寄以腹心重延徽而

俾司喉舌則用人之道得矣權鹽池而利轉輸置鐵冶而興鼓鑄則理財之道得矣頒國書以曉愚蒙之輩城皇都而重根本之圖則行政之道得矣析德喙部而散其驍強置舒新軍而收其精銳則治兵之道得矣至於軍旅之間不忘民事懲酷吏達冤民疏獄囚詢利病謁孔廟而躬奠醑圖直諫而廣旁求又幾幾乎與漢約三章唐成六典宏綱鉅製先後同符嗟夫冒頓控弦妄誅愛妾赫連蒸土屢殺匠人彼皆慘酷爲心凶橫成性如太祖者殆所謂九州之外五經之表獨有奇人者耶尤可異者天贊三年特降詔書經營兩事始征党項繼平

渤海類皆功成於不日謀決於先幾預剋師期炯如著
蔡意者管涔贈劍能知破敵之徵否則霍山授符早兆
興王之瑞不然者何以能妙操智略幽契神明若斯之
靈異也至涓欽后作配英主參贊帷幄形勢洞於鏡中
智術扣於囊底如毛后之彎弓躍馬克拒敵軍如婁妃
之運策決籌密襄大計巾幗房敖蓋所稀覩錄而存之
亦以見有遼開國規模之宏遠云

太祖諸弟謀逆

嗟乎余讀遼史至埒克諸人之事而歎遼之開基忠厚
也嘗考太祖自卽位後平奚霫取託歡定盧龍降烏古

天人之望允協圖籙之數攸歸彼埒克等膽怯同驕心
昏似鳴見秦皇車騎便欲覬覦建梁武旌旗罔知僭越
其時朝臣輯睦非有袁盎晁錯之謀也主德英明非有
博浪柏人之變也鄰封懾服更非有東甌閩越之援也
乃猶欲占星候變窺月生心競動天關爭迴地軸僨轅
小犢何足成大事哉旣乃奸謀敗露反水難收太祖篤
念友于宥其三死燒獄詞以安反側紆盪綬而被寵榮
謂宜鴈願北歸梟還東徙化其拈攄懷我好音任城以
廉謹自修衡陽以酣嬉免禍紫標黃膀擁彼厚貲碧袴
紅襦豔其舞服庶幾晚蓋能贖前愆顧復包藏禍心窺

竊神器鷹脫鞞而欲去狗獠索以思逃驅馳勝詭之徒
召集荆成之輩擁兵雁磧焚帳龍庭思同吳凜之逆謀
恥學荆英之贖罪以至鏃矛互鬪輦荻相攻矢及蕩陰
火焚雀桁吁何謬也設使太祖逞狼顧之威忘鴿原之
愛盡拘逆黨俾付爰書兵威極於六門塗炭窮於十宅
挖睛而戮江夏障面而誅晉安齊室諸王斧關見害秦
宗貴介囊木就刑檻羊安得久存穴鼠當令速死夫豈
得云刻急乎然且眷懷式好大度包荒罪止首謀餘皆
勿問眷茲同被之誼釋彼射鉤之嫌雖逆黨伊埒穆爾
等或生霾河軌或迫墜石崖射籀奇窮刑茲無赦而埒

克輩躬爲戎首顯悖天常第繫囚俘靡聞顯戮宥烏羊
而免遲降之罪赦白象而忘置仗之嫌但囚蔡叔於郭
陵不斃臨江於詔獄夷考埒克之子巴哩岱後爲中京
留守特爾格之孫和卓後爲鎮國節度使伊德實之孫
阿里後爲中書令並襲紫傳龜爵馳後裔蓋維城勿壞
遠同周宗而尺布興謠有軼漢代矣若埒克等狼性難
馴獍心反噬幸金甌之屢缺豈玉燭而能調昏庸則甚
於竟陵悖逆則同於臨賀卒之命斃南朝身膏齊斧是
則揚灰塞上應不隨北地之塵歸魄原前詎復靡東平
之樹楊園之詩曰投彼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

不受埒克輩其有焉

人皇王歸唐

聞之有國有家者首建儲宮以崇七鬯立適以長立子以貴年鈞則賢德鈞則卜古之通例也遼太祖崛起潢河揚威華夏神冊元年立皇子貝爲皇太子則名分定矣從征烏古征渤海征党項則功業宏矣詔守京師詔行釋奠則體統尊矣譬之楚庭埋璧兆在平王趙國藏符應歸毋恤前星旣定莫能與爭也乃晚年偏寵德光欲更主器謂如意之類我指倉舒而託人又值其時直諫無周昌調停無李泌赫赫者旣以奇功自顯愔愔者

爰以大雅見憎定陶蚤慧幾欲奪宗曲沃既強豈徒耦
國蓋天顯元年以貝爲人皇王主東丹國金玦龐涼之
兆見於斯矣太祖旣終瀆欽稱制德光嗣統寶居西樓
讓靡等於宋魚攝竟同於魯隱爲貝者苟或昧推梨之
誼懼抱蔓之悲各主參辰互分蠻觸霸和競鬪罔穎相
爭梁元旣被樂推安肯復臣大智隋勇業居儲位豈能
更事阿廢常則盜馬以先奔變則炙魚而肇衅一搖足
間人民塗炭宗社爲墟上京非遠有也而乃始率廷臣
呼嵩擁戴繼歸藩服述職來朝嗣以微嫌始謀去國盡
捐僚屬遠涉滄溟嗟乎辭骨都之貴部作咸陽之布衣

鐘鳴葉落迹類俘囚馬角烏頭愁生望遠夔子奔而絕
國祀黎侯亡而作寓公此豈人情所樂哉徒以父命未
改嗣統有人翻爲遵海之逃恥蹈閬牆之釁雖不等仲
雍讓國託采藥以爲名要不同蕭歸附周甘彎弓而搆
怨揆其情事有可悲焉太宗旣失友于義宜追悼顧不
聞返曹臧於宋地贖劉昶於魏臺乾侯饋袴僅應謠言
蜀地致書虛云友愛旣乃長驅入汴玉石俱殘彼方縱
火被誅此乃發喪追諡是猶鄢陵遇毒始特隆賜輅之
儀息隱云亡乃復敘同株之慟欺天平誰欺也猶幸煮
豆之煎雖急覆巢之卵尙完考天顯六年人皇王妣蕭

氏率其國寮屬來見七年四月致人皇王書十一月太
皇太后崩遣使告哀於人皇王尙不至殃及焚魚怒移
見懈較之馬休舉義裔嗣咸被誅夷蕭綜潛奔子孫別
編屬籍者似稍勝之厥後世宗由外藩登基聖宗以中
興建治遼代諸帝罔非人皇王子孫雖功名稍屈於讓
王而蕃衍乃鍾乎後葉戾據含冤漢宣踐祚彭城文德
莊帝承基或曰積善詒慶有自來也嗚呼不其然哉不
其然哉

石晉立廢始末

余觀古之驍雄能爲中國患者非獨其威力也蓋亦有

智略焉遼起朔方并吞諸部其地則重關絕拒其人則
累譯難通與夫武靈微服曾入秦關羯勒被枷心輕晉
室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唐運告終敬瑭叛命據彭城而
拒宋割瑕邑以賂秦聘問之使交馳金縉之輸日至明
珠孔雀密送魏臺鮫錦蒲桃歲輸漢室劉義宣至尊版
受孫仲謀鑪火乞憐狐媚取容亦足羞矣旣而鄭約已
寒齊交中絕太宗長驅滄易直下盧龍背泚水以連營
俯陳倉而注駉然而地利未習人心未歸爲晉人者謂
宜遵養待時誘之深入深溝固壘堅壁清野遼軍雖百
戰百勝而進虞噬虎退恐觸羝旣不能就食敖倉亦不

能爭鋒闕與觀望徘徊形勢支絀馬文淵之逗撓且類
賈胡李廣利之出師屢經迷道未及半載而遼將士悉
成擒矣不此之務而乃驅雕面之卒拒獠兒之鋒敵退
則呂僧珍但解送人兵至則柳仲禮惟知閉壁卒至三
軍解甲萬眾號呼劔閣維亡長平括敗嗚呼豈非天平
既而移兵梁苑飲馬汴溝圖籍盡收虞鐘無改行御門
之禮復開閣之儀顧忽然遽返北庭翩辭南土人謂其
懷安眷戀坐失中原而吾益以歎太宗之妙算英謀爲
不可及也今夫武不可重訓著於虞箴兵貴善全語聞
於孫子自來侵擾中原者往往始肆憑陵終虞敗衄氏

虜已臨淝水卒摧於謝氏之軍吐蕃已據河橋旋敗於
汾陽之卒豈力不足而勢不强哉徒以黎庶之心未歸
而主客之形本異耳況遼自入汴後囚少主辱妃后則
羣臣怨之脅强藩修舊怨則方鎮怨之掠市塵打草穀
則民人皆怨之設使顧戀貲財散居田野則齊人戍遂
乘醉盡殲唐將征蠻全軍並覆轉瞬間鉏耰互起振臂
一呼三戶亦足亡秦六郡咸思復漢遼之危可立待也
以故託辭避暑卷旆疾還不強踞城池不力爭邊塞來
若赴湯火去若避矰繳蓋蒼鷹飽食便思遠颺而蝮蛇
蠱人終當斷腕其覘國之智料敵之明有大過人者以

視邊塵告警則宋武願棄咸陽春水方生則魏文思還
許葉何其後先一轍與或者曰晉爲背德遼亦凶殘殺
戮誅夷感之已甚殊不知石氏父子負國背君剝民奉
敵始則甘言讐媚若飛鳥之依人繼乃裂背相爭如餓
麟之反噬卒之玉璽奉於葦庭金輿委於朝露白衣被
繫青蓋無歸旣辱比鄭俘亦哀同蜀望所謂君以此始
必以此終謀之不臧其又誰咎君子過亡國之門雖勿
式焉可也

世宗卽位被弑

民之初生榛榛狉狉飽而共處怒而相抵其與戴角披

毛者相去無幾耳有聖人作衡之以十等定之以五倫
爲車服以辨其等威爲冠履以昭其名分在三之義旣
著從一之貞靡渝是以夔龍襄贊登朝右而禕隋齊晉
強藩懾聲靈而下拜尊卑有秩禮固宜然卽或蠹目窮
凶梟鳴肆虐而董狐握筆權奸落膽晏嬰枕尸逆臣霽
暴茲非回星日於已傾綴山河於不墜者乎有遼開基
弓馬雄勁參謀悉維城之彥戮力多燾土之英然自建
國以來反者數起豺牙宓厲虺毒潛吹良由政令未脩
僭差罔制羣士昧尊親之義宗藩稀豫教之文其視叛
主棄君如越秦之視瘠肥齊魯之相戲詢劉義康之供

御妄擬乘輿周奉叔之寶刀何知御勅是以詭謀日蓄而毒蝕滋多也考世宗返自鎮陽遽登大寶橫渡之役聚黨相攻幾幾乎譚尙互爭糾桓結怨雖吳光襲位本屬嗣王而靈武承基匪由內禪揆其得國亦微可議焉彼察克者毒比蜚嘘詭同蝨射包禍心而罔悔謂大命而可干以為弋鴻於藪強射者多走兔於街高才者獲其覬覦窺伺者固已久矣而世宗溺近侍之私失知人之哲信巨君為忠愛任車令以腹心卒之敵血西鐘橫尸東弄麝膾既洩魚服先危探黻宮中業援兵之莫及流蛆戶外更妃后之被戕衛宏演罔自納肝石紛如相

隨并命英明之主歿矣忽焉嗟夫堅冰漸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禍變所階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向使從烏哲之言預燭奸謀案誅逆黨則蔡吳羽翼不得速飛曹爽犢駒無難就絜何覺害若斯之酷歟厥後穆宗耆酒禽荒亦遭奇禍蓋秦苻生之遇弒而堅亦繼蹤魏穆帝之被戕而熹仍嗣轍強盛之國四維不張禮義滅亡其害乃至於此迨統和壽昌間選儒臣崇聖學敦禮讓脩文章雖國勢漸弱稍遜曩時而篡弒之風亦因之遂息是知弭變亂者匪憑干櫓化獷頑者聿恃詩書伊古以來楚雄問鼎王孫正色魯國竊鉤宣尼致戒惟僭踰之既

絕斯攘斂之漸稀太史公有言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誠審之也誠慨之也

穆宗荒淫

痛乎五代之際民不聊生若斯之酷也考其時若吳若閩若唐若楚若吳越若荆南若前後蜀若南北漢類皆分地裂壤兵甲相尋朝爲止屋之烏夕作辭巢之燕獨契丹偏居漠庭疆宇晏謐樓煩富畜產而班壹避居交阯隔滄溟而張融遠適亦可云善地矣乃穆宗伎忍凶殘淫刑以逞樊崇酷暴拋骨露骸孫皓驕盈鑿眼鋸頂又且畋游無度沈湎腥聞聚羣臣爲牛飲之歡雜俳優

作鳳來之曲雞陂豨巷處處屯軍虎圈鷹坊年年縱獵
稍乖意旨動被誅夷其與聚裸人於薑盤刺孩童於馬
稍者復何以異迹其凶狡殆亦戾氣所鍾焉然考帝自
卽位後嘗造大酒器刻爲鹿文貯酒祭天又以亢旱禱
雨舍舟立水中是未嘗不知敬天也生日飯僧釋囚者
再曲赦京囚者再十五年除鷹坊刺面腰斬之刑十六
年禁綽歡輩低立標識利人取財是未嘗不知愛民也
七年詔大臣切諫無或面從九年又詔羣臣議時政是
未嘗不知理國也案蕭罕嘉努傳亦云穆宗雖暴虐省
刑輕賦人樂其生或亦由廷臣鮮相如之諫近侍無子

革之箴晉宮淫穢謠傳化龍齊室微行至同偷狗所謂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者已當此之時苟或勅敵生心
強鄰壓境汲桑殘忍帳底酣眠劉曜沈昏陣前蹋頓非
被漸臺之戮卽爲軹道之降乃周世宗始克三關勢如
拉朽遽緣末疾返旆旋師而宋與漢則鷓蚌相爭雌雄
未決意者河陰構難而梁皇方佛寺捨身日逐漸衰而
漢帝戒邊庭生事山川寫遠未測虛實故不敢妄下討
齊之檄輕移詛楚之文也歟否則天眷遼德基構方隆
太祖之遺澤未湮太宗之餘威尙在陳衰必復晉敗將
興故雖身殞望夷尙未國移亳社不然者伯陽射雁亦

足亡曹五丁逆牛無難破蜀禽荒甘酒未有不亡遼社
之傾何待於石輦喪師而夾山保寨也

與宋連和

夙聞談邊事者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余反
覆於宋遼之事而慨然曰嗚呼和親之議蓋遼之利非
宋之利也考宋自平北漢出太原先聲奪人勢如破竹
顧不能鼓曹劌一戰之雄激晉軍兩甄之勇高梁挫劌
潰敗不支此遼之得利者一矣澶淵之役兩軍相持尹
繼倫覆我全師李繼隆斃我驍將宋固強同弩末遼亦
勢入囊中不能秣馬松亭洗兵榆塞狃於和議倉卒班

師此遼之得利者又一矣當此之時虎貔宿將鷹隼材
官曷嘗不揚旌而誓破礮按劍而思吞吳會而蕭后
聖宗翻然變計講好息民撓彼留犁通其楛矢良以值
弱小奔亡之日則宜俘獲以銘功當勢強均敵之時則
宜結聯以固圉美矣哉英謀遠識竿策無遺非復虓將
矯臣僥倖於一試者所能窺見其涯際也旣而槃敦交
承韋弦相贅委蛇冕舄傳舞蹈之隆儀酬答篇章播纏
緜之小令風流壇坫輝映一時由是雄莫以南代雲以
北野無牧馬幕有栖烏胡老齟童不知兵革其視糜膏
原野委骨疆場果孰得而孰失乎迨乎降人挑釁媼相

弄權議復燕雲遠連女直遼非爽約宋則辜恩以爲戮
尸禹以鬻鼓誅郅支以染鏑殊不知李乃代僵蟲還自
嚙武擔開而蜀終見絀下陽滅而虞亦隨亡致使鼎失
暉臺劔辭武庫烏啄延秋之屋燕焚茂苑之巢青衣辱
而詣甌廬紅粉悲而登步輦遼社圯矣宋亦隨之悲夫
悲夫誰秉國成披猖至此故知籌邊者惟在乎善謀善
謀則臨機應變亦惟在乎自審自審則觀鬻識微苟或
違此鮮不豎駕若夫武士激昂撫龍阿以思奮文人鋪
張冀狼居以奏績得失侷殊通閱參半夫豈無鉛刀一
割之長慎取焉可已

通史論
聖宗善政

粵若昊穹生民以來九州之土是不一姓雖強盛之國
未有能以馬上治之者也是以齊矜霸迹魯獨後亡秦
卽暴興漢終延祚得失之故了然可觀矣遼自景宗以
後紀綱漸斁法度多乖政刑紊於上邪謁盛於下聖宗
冲齡踐阼稟政椒房顧能重耆儒求俊乂拯疾苦恤刑
獄懲酷吏戒貪侈使檟題旣傾而終時綱維已散而復
紐得不謂英辟乎蓋嘗論之遼之立國與前代異遼之
用人與他國又異帳族宮分恃寵橫恣則怙勢者多焉
武臣悍卒睚眦悖禮則犯義者多焉蕃族漢民華離雜

處則梗化者亦多焉是故貴戚畏檢括之嚴藩帥樂恣
睢之便長令縱貪恠之惡豪強多隱占之弊設使弛張
鮮當舉措或乖則唐皇復古羣士異同魏帝遷都王公
梗議固亦意中事也乃能虛心延訪次第施布發令於
雲臺之上移風於海裔之表秉鈞執權乘輶持斧之吏
宣德意而罔隔影纓扞組腰魚佩綬之臣奉尺一而惟
謹意者裴忱仁悃實誠信於士大夫不然何以能此卒
之閭閻殷賑疆宇乂安邑有鳴絃之化野無帶劔之俗
開元富厚粟米流衍永平重熙禮樂明備秩秩乎布六
條之化雍雍乎脩四館之儀嗚呼盛已尤可異者肅靖

邊庭指揮將率委色珍以卧護之權責休格以籌邊之
略故能蠲塞銷烽鷺亭弛柝較之霸陵恭儉未能雪媢
書之耻元和神武不能制逆臣之命足稱上典有軼前
謨或猶謂其事匪親裁政由內出凡諸號令悉稟母儀
要其奉聖善之遺規廓隆平之盛業遠媿周臣佐亂近
同漢室臨朝容與巖廊委蛇章舄茲非濟美重光焜赫
千載者歟若睿知后者施政於瑣闥運謀於帷闥智燭
千里威加四陲旣美擅椎環亦仁同服練其視賊臺姒
幄未知何如較之馬鄧儉勤高曹明智殆有過之無不
及也

高麗叛服

昔人稱伐蜀將帥多不利余觀高麗亦然是以隋帝擁
龍韜之眾僅臨平壤而班師唐皇乘駟伐之威祇抵葢
牟而駐蹕豈謀力之獨能自全抑運祚之未應覆滅也
溯夫箕餘故地衛滿遺墟僻在東隅彈丸蕞爾其視遼
勢猶螳臂形則犬牙屢爭宋鄭之閒田時構魯邾之小
釁邊吐齟齬亦時有之迨康兆弑主叛君擁兵聚黨椒
房翟莠化蟒含冤當宁嗣君胙熊致害聖宗赫然震怒
脩我甲兵執金鼓而問賊臣橫瑯戈而乘絕塞其旅則
勁旅也其師則義師也方幸長驅鴨渚徑抵咸京電掃

颯馳罪人斯得縱矛稔惡已戮呂嘉拔導直前先誅桓
寶甫正瘦楊之罰方摧相柳之兇而毒虺再嘯奔羝反
觸茶陀一戰全軍覆焉淒雲迷五將之山暮雨泣萬人
之冢典韋戟落王霸尊空河魁搖而大將摧薤露歌而
部曲慟是豈果見壁忘鼠視之太輕抑或蹊田奪牛逼
之已甚乎大抵國家當中葉後垂橐偃革柙刃韜戈寄
軍令者多搔頭刷鬢之夫隸伍籍者罕投石翹關之士
將帥習爲選愜卒旅狃於酣嬉入處市廛旣等小郎之
弄戟出臨營陣曾非壯士之決矛踐屣履而足胝聞鉦
鏡而色戰又其甚者升穰不飽半菽長飢掬土爲餐持

冰作饌籍其名則細柳之屯伍睠其狀乃翳桑之餓夫
以此拒敵何有不摧以此臨戎何有不衄夫是以蹴山
巨象困於銜窶藪之小颺橫海長鯨斃於穴隄沙之螻
蟻也雖其後高麗納貢稱臣乞降受冊回心悔過蹶角
稱藩梯航靡絕於邊陲書幣交馳於外府然亦漢平交
趾屢損軍威唐用花門實懷隱忍矣詳考是役高麗王
詢已爲鋌鹿之窮幾效牽羊之禮賴姜邯贊姜民瞻等
激背城之戰摧下瀨之軍揮戈而日馭再中撫劍而諸
軍盡白田單拒敵悉復故疆謝艾麾兵人思勇鬪其氣
干虹蜺義激風雲有足多者然後知猛虎在山藜藿爲

之不采鷹隼擊空鳥雀於焉斂迹國有人焉屹然保障
嗚呼此高麗之所以終後亡也歟

蕭后專政

語云北方之人武蓋非特鍾於男子抑亦萃於婦人是
以賀野干之女避敵多謀李克用之妻擁兵善戰皆其
卓卓可稱者也遼代諸帝內助多賢若涓欽后之參預
戎機懷節后之深明大義睿知后之指揮勁旅宣懿后
之善屬詞章並以貽美彤管增飾璇幄惟專政擅權者
則欽哀后爲尤甚云嘗考后之初入宮也興樂卷衣長
門奉帚後宮謝媛僅給使令織室薄姬初無寵愛旣乃

堯門毓慶禹紐鍾祥屬少海之建儲乃元妃之正位使
其與仁德后同心若蕙比翼猶鶉提挈元良贊襄庶務
方雷累祖並在掖庭偏姑杜祁不分位次共稟嬪任之
訓勿爲邢尹之爭豈不甚善卽不然而椒庭各別蘭館
分居麗華寵而郭后退處外藩柔然強而婁妃不居嫡
位亦庶幾勞謙善讓芥莛無爭胡乃推刃忽加含沙搆
怨霜飛燕館電擊齊臺致使仁德后痛甚摩笄慘疑飲
屑素車一去同魯姜過市之悲紫帔無歸切杞婦崩城
之慟吁何酷也旣而禕翟臨朝太阿自擅山陵未畢卽
殺駙馬蕭楚布蕭必塔及彌勒努觀音努諸人雖賈后

之誅楊駿不是過矣追封曾祖爲蘭陵郡王父爲齊國
王雖元后之封五侯不是過矣默勒濟以家奴而免罪
蕭孝先以樞府而擅權雖胡后之專庶政不是過矣且
又偏寵重元密謀廢立獨孤善妒覘地幾危良娣握權
承天果陷儻使宸極久居慶陵莫徒則武媚柔條之詠
不將再見於西樓乎興宗任重承祧誼存割愛雖穆姜
之在別宮罔期速出而鄭伯之歌大隊卒念前恩以至
慶日稱觴履端受賀飯僧誦佛肆赦減囚孝順有加尊
榮備至獨仁德后王貓不崇趙犬無靈初不聞項城徵
斃杖之誅北地應引弓之夢故知善無不報乃成虛語

惡無不讐幾疑漏罰矣而或者鑒覆轍之奔持刻舟之見謂夫母儀御極必長厲階偏愛則啟爭執權則久戀情私則濫賞性很則貽毒故漢武抑悲哀而鉤弋殺魏皇沿舊俗而宣穆誅遠識深謀可爲炯戒以余衡揣竊不謂然夫飲酒而遇酖者不得云飲酒必死登車而僨轅者不得云登車必危彼明德翊劉宣仁興宋亦由闔掖詎曰非賢有國家者誠鑒被害羣率茲茂典播邕和之化絕淄蠹之干子惠以字眊嚴明以檢俗則西陵佐治無難繼軌二南風規鬱然何遠亮曰政有隆否德有仁暴烏可合溟涔華埴而并爲一談哉

太叔重元謀逆

韓非曰很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余觀遼代何其數數也方欽哀后欲立重元而重元遽以謀告此豈真有臧札之賢務巢之讓哉徒以盆子忸怩畏見諸將豫章幼稚懼登乘輿童駮無識輕漏師言耳而興宗嘉彼忠誠隆其友愛汝陽侍獵手賜金銀淮南入朝或同坐輦又且爲劉義眞而置屬偕羊元保以賭官豈不以爲歡樂未央宴衍無極怡怡式好殆將百年不必餌神丸以乞長生賜金券而求免死也殊不知寵深則迹昵權重則勢偏迹昵者終以狎玩

生疑勢偏者或以構讒致間古之馭藩臣者鄢陵問璽
必杜奸謀晉陽翦珪特嚴戲謔亦有東平涕泣以求就
國彭城沖挹而願辭蟬伊豈不眷戀於孔懷伊豈不馳
思於棠棣誠欲遠嫌以全愛粵勢以葆名耳興宗志溺
燕私納邪罔制尊之則齊攸特隆策命重之則魏泰逼
處近宮以利器而示人因醉言而啟侮千秋萬歲傳之
梁王此言豈足以慰重元乎祇足爲重元罪耳吾意慶
陵崩後爲重元者必有激慕容愁憤之心存臨賀覬覦
之志密窺圖讖私問羽林禱祠而求梁國妖巫甚害而
飾臨川侍婢者特遼史簡略未及詳書至於刃及帷宮

兵藏複壁鄩壇旣設楚甲潛衷馳赤兔而絕奔感蒼鷹
而下擊當其時力非不悍也黨非不多也志非不堅也
謀非不預也朝中貴仕半屬沈錢帳下健兒咸稱丁杜
謂可踢鞞尖而舉事卽當乘油壁以入宮而乃甫及交
綏旋遭挫敗擒之如磔鼠去之如孤豚則以劇孟旣得
吳壁離心黃回反奔新林投仗去逆效順人所同然故
能舉烽而獲竟陵列陣而擒魚腹黃狐被我是隴東見
害之徵朱虎私騎卽楚國覆亡之兆抑豈非天幸乎顧
余獨疑尼嚙古等醜甚蛙聲毒同蜂目飾丹青於成慶
作鎧仗於江陵山頭廷尉應有怨言幕裏嘉賓詎知陰

事顧不聞息躬告變嚴助發謀緘默取容養癰致潰君子謂遼政爲已荒矣

伊遜擅政

夫翳塵於目不睹華岱之尊垂纊於耳不聞英威之響非塵纊之用本鉅而耳目之司失靈良由偏所疑則志易淆中所忌則神多惑也詳觀古來人主雖復淫昏不道蔑棄彝倫從未有肯誅妃后戮冢嫡屠忠良害正士以快他人者然而情狀百殊事理萬俛或憑所信以構其形或摘所憎以激其怒偏情一中繆盭隨之是以鄭詹獻佞兆著多麋趙高擅權威成指鹿馴至於太阿倒

柄神叢竊享剗屠焚炙惟所欲爲若唐宗溺而王后疏
宋主仁而郭氏廢秦皇忿而扶蘇殺漢武察而戾圍誅
讒人高張獨任成亂循彼覆車視爲安軫飲茲狂泉甘
同物豢謬臣伏蒲而罔悟策士徒薪而不知贖惑者如
彼殘虐者遂如此矣余觀伊遜之事尤有感焉考伊遜
始由寒賤入侍禁庭孔光謹重俾掌唾壺薛綜隨班特
攜紫橐度未必有飛騰之志覬望之懷旣乃倖立功勳
階緣運會應鄧通上天之夢遂王衍營窟之謀逞毒工
讒怙權亂政其時同知樞密與相齟齬者遼王蕭仁先
也請賜牧地拒其貪欲者林牙耶律音濟也皇后被誣

代爲表雪者樞密副使蕭惟信也密奏伊遜動搖太子者林牙蕭巖壽也出爲中京留守上表稱賀者知南院宣徽使事孩里及耶律孟簡也復召而力諫者耶律薩喇也忿其凶暴密圖殺害者護衛蕭和克也伊遜權勢方盛未嘗造門者北院樞密使蕭蘇色也力白太子之冤者樞密副使蕭惟信吳王蕭罕嘉努也諫立宋魏國王和囉噶者北院宣徽使蕭兀納伊勒希巴蕭託輝也夫汲黯正色淮南寢謀袁安立朝權嬖側目彼諸臣者懷蹇蹇之志竭翼翼之誠何嘗不碎首殿階批鱗瑣闥而顧赤虹兆沴徒陳郎顛之書白鵠獻辭終致崔琦之

斃疑汝南子之欲黨厭大荔奴之建言彼昏不知以規
爲瑱者其故何哉良由帝之識本昏昏則易於熒聽帝
之情又忮忮則輕於肆威又如張孝傑等狼與狽偕貌
爲貌類陷清流於白馬構蜚語於青蠅所好假羽毛所
惡成瘡痍臺中三狗崖柴難當朝裏二貓陰邪善搏儲
位被涼風之慘宮闈蒙搜壁之誅幾幾乎玉斗夏亡金
刀齊刈於是希榮固寵之心切而回天獨坐之勢成矣
幸而穢迹昭彰贓私敗露裴牛張婢庾宅王車劉道錫
服御鮮明阮佃夫園池奢僭始正歐刀之戮方行禡帶
之誅然而樊豐賄賂覺之已遲朱异奸邪知之何晚嗚

呼成大厦者非一木所搆也治國家者非一人所任也
古之王者神靈崛起明德徇齊猶尙止輦受詞揚旌待
士告義告仁必通上下之隱記言記動不遺左右之箴
蓋所爲虛衷納誨者如此而世主智昏菽麥讒信椒蘭
偏任奸回惑情新進昧柱史脫淵之戒忘子瑕煬竈之
危專殺以恣其威厚藏以盈其毒朋黨周比實繁有徒
汲引匪人誅鉏異己宮闈被蠱皆含庶女之冤忠直殘
骸並灑萋宏之血朝綱盡紊宗社幾墟是不可爲大戚
乎儻若審於幾先嚴其檢制君罔假器之嫌臣慄作威
之戒察微知著兼聽並觀則刁牙佞豎詎得售欺梁竇

懿親祇供任使雖百伊遜無能爲患也其於邳隆又何遠之有

西夏叛服

自繼遷德昭元昊諒祚等竊據西陲殆將百載夜郎自大叛服不恆如隗囂之望緹裙如呂光之開涼部核其種落祇同蘇祿小酋按彼輿圖遠遜洛州刺史其視宋遼不啻邾莒畏齊蔡吳服楚也乃來自景祐而後削藩絕好糜餉徵兵有范韓爲專闖之臣有種狄任虎虓之將卒於遷延致誚師出無功說者謂宋軍積弱爲日久矣至遼興宗挾累勝之威藉萬全之勢指揮動山岳叱

咤變風雲而亦敗將債師覆亡相接殘骸委棄同於參
合之陂甲仗拋遺甚於宜陽之郭其故何哉蓋師曲爲
老誠借箸之迂談國小勿輕實行軍之至計彼西夏於
遼職貢時通邦交無闕非有嫚書之辱也非有鞭尸之
讐也國非有篡弑無所用其征誅也人非有攜離無所
容其拯救也徒以句通党項招納叛人遂剋師期以爲
敵罪夫芸瓜於圃梁宋構兵爭桑於畦楚吳肇釁所謂
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乃遽欲誅夷其種類俘
獲其人民翦滅其師徒遷移其宗社旣違兵忌亦損天
和卒之蠹喙仆梁鴻毛折軸苻登恃勝卒見敗奔馬謖

矜能妄違軍律荒谷見莫敖之縊篋纁歸國子之元戟
墮神亭弓亡楚地不亦宜乎是知國無論廢興人無論
眾寡强者狃積威之漸故其氣易驕弱者激固圉之圖
故其謀必審氣驕者或忽於持滿謀審者每慎於發機
譬之博焉夏爲孤注之爭遼則十韃之擲譬之鬪焉夏
爲困獸之觸遼則連雞之栖雖復龍劔未揮魚麗甫陣
成敗之數無待著龜矣或猶惜宋人株守舊疆坐觀勝
負旣不能運宋義搏牛之智亦不能奏卞莊刺虎之勳
觀望周章終於貽誤則豈知岑彭取蜀卒以無功劉裕
滅秦仍難固守宋雖得夏如獲石田徒損軍威罔紓國

難觀於日後趙良嗣郭藥師等獻夾攻之計而宋鼎遂遷然後知文富諸公高議雲臺委蛇瑣闥不肯遺一矢發一兵冀連趙以攻秦倖假虞而滅虢者誠深察乎利害之萌未可與鴛痂局縮者流雷同而共詆也

藩部叛服

自古談邊備者夥矣論兵防者眾矣家操緹油人懷韜略襲表餌之迂談侈羈縻之小智余謂馭蕃之法惟遼代爲較優何則列代以漢俗馭蕃部故雖納賚來庭而蕃情終貳遼代以蕃俗馭蕃部故雖責盟索幣而蕃性轉馴按史稱東遼之地自神冊來附未有榷酤鹽麴之

法關市之征亦甚寬弛斯取之者有制也又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其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準布累世不敢爲寇斯馭之者有宜也且時遣清慎官將示以恩信戒邊吏毋得徵斂無度斯待之者有惠也於是翎侯稽首左賢蹶角呼唐爲父依漢如天紫罽浣布明珠大貝之珍果輸於內府翠駝符拔菌鶴紈牛之畜歲馴於外圍良由太祖起兵沙漠洞達夷情先降則襲爵而建旗後服則誅孥而鬻鼓但順其水草之性不責其包茅之供部落散居故無俟於充國屯田之計條章本簡亦無需乎南蠻清酒之盟被纘帶犀

飲和飡信苟持此弗變何邊患之或萌乎而中葉以後
忽懷柔之遠略驚開拓之美名設哈屯城以制之置節
度使以統之以爲綏靖巖疆肅清醜類殊不知潰決之
形非巨隄而可禦眈鷲之姿豈檻柙而能制法密則有
羅尉高翔之意備疏則有風塵嘯聚之心卒於滋蔓貽
憂并蜂致毒倖吹矛而啟事恃鳴鏑以稱強丁壯困於
轉輸亭埃勞於守禦馳烽舉燧四野爲空又其甚者污
吏縱虎冠之威債帥恣狼貪之酷妄徵幪布婪取賧錢
稅納魚頭課求鴿羽破舷碎鷁甚唐代之款驛寶責蒜
徵豚類江左之迎臺使邊毗切齒遠裔生心金源因之

遂遷龜鼎斯得失之源可爲殷鑒者矣猶幸締構尙牢
餘威未沫周宗已弱而陸渾尙肯被遷晉室雖微而匹
禪依然勸進觀天祚播遷流離關外瑪克實猶爲致贖
小呼嚕復請幸臨而西遼德宗遂能結必里克之和親
至塔什干而建號旌旗遠導重開司隸之儀鐘虜猶懸
再奉峻陽之祀不可謂非太祖餘烈所留也抑余又疑
西遼披荆棘闢草萊因尋灌之遺民復祖宗之基構意
諸部中必有如張駿稱藩乃心王室竇融保塞不愧純
忠者而年齡荒忽名字翳如鼎鐘莫考其殊勳編簡虛
存其想像嗚呼唏已

中興遼亡

嗟乎漢祚之衰也不由於獻帝而由於靈帝明社之屋也不由於懷宗而由於熹宗余觀遼事亦然史稱天祚帝禽色俱荒畋遊無度使符絡繹責貢誅求勅敵窺覷邊毗怨憤衛公好鶴遂失士心窮羿逐麋致亡國恤荒淫滅德事誠有之然予考遼起潢河俗工騎射秋山春水視爲故常此即使別館射熊徒林搏兕選鐵騎而練兵平樂聚倂童而張宴洞庭奚至遽覆其宗祀哉良由嬖孽盈廷奸邪塞路黎元塗炭兆庶攜離紀綱於以斲淪朝政由其糠粃其始縱阿固達回女真又薦蕭嗣先

統兵望風奔潰旋譖文妃晉王而殺之者蕭奉先也拒
蕭託斯和之謀養癰貽患及再召爲北院樞密使飛章
絡繹匿不上聞者蕭塔喇台也誘帝以從禽之樂者蕭
呼敦也縱妻入宮朋淫植黨者耶律儼也師出無功屢
遭挫衄者蕭托卜嘉蕭特默也之數人者類皆識等儻
奴貪同貳伯何敬容難勝梁柱王司徒致誚駑痾聚斂
爲能脂韋成習設有忠純之士不二心之臣請劔尙方
捧章司隸劾夙沙之賄賂發斜谷之私書則董龍雞狗
不暇圖存竇憲鼠雖無難驟去矣無如清寧而後天夫
半斃直士稀存清蒲無伏首之人若盧多夜哭之鬼周

綱旣弛則監謗者甚於防川漢道已衰則居朝者同於汎木逮乎天祚柔媚成風欽鴆競鳴羣狐聚溷出則少勁兵良將入則無拂士法家坐視神州化爲榛莽嗚呼人主所企者治安也所防者危亂也然卒求治而得亂求安而得危舍康莊而蹈焦原厭芻豢而甘醜漏進敦洽而憎淑女乘跛鼈而棄飛黃各賢其臣各逞其欲謂運祚可縣於日月謂寰區可固於金湯迨至棟極已傾藩籬潰決任鈞軸者無一籌之展膺旄鉞者無一策之陳奔迸流離覆宗絕祀六師化於猿鶴七廟走於麇麕玉馬朝周銅駝愍晉宋昭失國方知諫諍無人梁武登

城始悔奸邪見賣追原禍始豈非道宗信讒濫殺之過
乎彼奉先等鬪茸無能媚行煙視回惑昏幼嘯呼朋徒
揆其初心豈真欲棄地覆軍害家凶國然而榮夷納賄
必失諸侯高克潰師實緣好利釁兆微於拾藩而禍害
捷於發機此周易所以著小人之防魯叟所以切鄙夫
之戒也至若秦王涇梁王雅里等幸值亂離妄干大位
譬之被霜之葉詎易抽條胙沙之魚暫隨响沫名旣不
正敗亦隨之生作孱王歿爲愚鬼其及溺淪胥相隨共
盡也又何責焉

西遼始末

異乎哉西遼之立國也嘗考累朝末造宗社傾淪或鑪
灰旣死而復然或巢卵倖完而未破咸驅舊部冀復邦
家若高緯已奔延宗稱帝苻堅旣死永敘承基戰鬪比
於檀槐爭逐同於蠻觸灰飛電滅一蹶莫興固其宜已
獨西遼德宗以南頓之別支統北庭之勁卒驅馳塞外
畔援兵間咸疑其折葦難支驚禽易落王琳擁眾卒被
誅夷翟義起兵終隨敗衄顧能馳朔漠絕西陲祀社配
天光復舊物火井再熾知漢絕而更昌平湖有開卜吳
亡而必復壇壝別築鐘石新懸無須丹穴之求再踐黃
圖之位其得國之正雖漢昭烈晉元帝不能過也且又

傳檄邊庭聲罪致討雖未克雪管仲三奔之恥復齊襄
九世之讐而斜谷出師勢逾葛亮石頭勤王義同温嶠
亦殊勝於南唐之冒稱宗室後梁之甘作附庸者焉考
德宗以甲辰歲卽位於奇爾瑪勒改元延慶卽宋宣和
六年其後珠勒呼爲奈曼所滅在辛未歲卽宋嘉定四
年是享國幾八十載矣塔什干爲今霍罕城與闢展和
闐哈薩克相近是拓地幾萬餘里矣且德宗起自詞臣
兼通蕃俗削平各部殄定諸藩意其制度典章必多可
采而遺文寫絕故獻無徵杞漸卽夷越旋失霸鳴呼范
明友之家奴旣歿莫識漢儀桓司馬之小吏云亡誰知

蜀事徒使弔古者搜羅逸竹悵望飛灰過會稽者難尋
夫鐸遺墟志華陽者僅識開明姓氏遺聞缺落識者傷
之顧余觀遼金皆崛起東隅長驅中夏其地勢同其國
俗同其人才亦同乃戰伐之迹金視遼爲更强而運祚
之延遼視金爲獨永綜其始末又可得言方金之建元
收國也颿馳六合電埽八垓取燕京如撥糞破汴都猶
壓卵逞其狙詐肆彼雄心譬良驥之絕塵終覆輪而敗
駕且又俘帝后虐黎元背盟約而極其恣睢縱反間以
矜其詭譎六宮被徙半皆含握珎之悲萬眾凋殘且復
恣探丸之暴其與漢匈奴晉鮮卑蓋相去無幾耳若遼

則不然太祖肇基王迹薄海歸心睿略上通元謨下濟
斯唐宗撥亂之勳也太宗始在藩封握奇制敵受降入
汴功成弗居斯晉武平吳之略也聖宗投戈講好通使
和親聘幣往來長城弛柝斯漢光武保塞之仁也雖如
穆宗道宗天祚帝等或信讒濫殺或逞欲淫昏而五世
之澤未湮一成之田可恃喁喁者願依漢室攘攘者總
赴唐郊德宗因之遂得謳獄來歸譯鞮委贄然後知金
之猝興也以暴故幽蘭一燼虜軍並無孑遺遼之立國
也以仁故黑水西奔藩部猶然擁戴一彼一此孰謂無
天道哉嗚呼強弱何常盛衰倚伏厚毒將崩左氏所爲

致戒先強必折老聃亦有名言然則恃憑陵之勢而忽
遠大之圖者可以蹶然悟矣

自序

宗浚

少聞

先教授公訓曰俗士讀書先其易者志士

讀書先其難者時方有志乙部因讀遼金元三史然未
暇爲之詳考也庚辰秋乞假歸里因擬仿袁樞陳邦瞻
馮琦諸人著述撰遼金二史紀事本末越歲遼史紀事
本末先成客或過而詫曰遼代事迹堙昧文章舛陋奚
所取而錄之余曰不然夫鳩集舊聞整齊事迹豈徒以
矜奇炫博哉蓋云懲勸而已考遼始神冊終直魯古則

祚運永於唐西鄰回紇東拒女真則境疆表於宋其典
章制度雖稍異曩朝然建設五京綏懷諸部南院掌人
民北院掌軍馬亦與古人內外相維之意略同余尤嘉
其威制六合而無利中國之心雄踞一方而無殘生靈
之意敦信睦崇禮義守約誓重文章史稱宋仁宗時四
海之內舉熙熙然昆蟲草木各安其生傳政賢明克昌
景祚然非遼聖宗興宗保境息民通和結好亦烏能相
與有成致斯盛治乎厥後天祚淫昏播遷失國而西遼
德宗尙憑藉餘烈拓疆西陲傳祚百年延慶長久天之
報施固彰彰其不爽也若夫赫魯烏哲等乃心王室邁

德振民則比於蕭張之烈焉色珍休格等禦敵定邊謨
猷神祕則比於衛霍之勳焉馬得臣蕭巖壽等謬登
朝廷諍而立則比於史夷魚之直焉而遼史脫佚譌躋
同於孤經承學之士罕曾津逮遂使君若臣事業雖著
於丹青姓名罕留於齒頰今綜其本末表而出之意主
於彰美政發潛德蒐往聞示來轍或有淫虐荒亂足垂
炯戒者並著於篇其於事迹蓋彬彬矣赫矣太祖憑雷
翼風沈謀炯偉景命有融并吞八部揃滅二戎鬻彼荒
服誰敢不共皇都旣城四樓旣崇宏規式廓如彼沛豐
胙饗來駐千秋靡窮述太祖開國規模第一神冊之初

要荒景附諸弟不咸戮我王度伊戚自貽金牀委露述
太祖諸弟謀逆第二泰伯邈矣曹臧孰希卓卓人皇覽
輝遠飛身被橫禍歎深式微詒慶傳後終登皇闈累葉
追祀袞龍有輝謚德惟讓令名不違述人皇王歸唐第
三石氏狙詐先服後迷揚旌燕南飲馬汴西我武維揚
京觀封鯢戎旃旣返圖籍是齎述石晉立廢始末第四
槎枿不伐將尋斧斨峨峨金隄穴蟻是防痛矣世宗謀
實不臧忘彼螫蝮豢其封狼白龍魚服終以致殃計疏
帷幄禍發蕭牆述世宗卽位被弑第五壽安嗣基刑政
秕僻見弑望夷運鍾棟極鳴呼夏王尙疏儀狄曾是酣

嬉罔或悚惕述穆宗荒淫第六爲國以禮首重交鄰聖
宗南伐遂定和親野無照燧亭無驚塵聘覲問勞禮儀
彬彬昉黎安枕蚺蜥蒙仁悼彼媼相讒言孔殷絕援構
怨泗鼎俱淪述與宋連和第七遼興朔漠未定典章太
祖荒之太宗康之巍巍聖宗紀之綱之恤刑薄賦德厚
仁滂惠風扇遠民悅無疆述聖宗善政第八句驪叛常
篡弒相繼爰整六師以清海澨蜂蠆不虞終以致敗述
高麗叛服第九欽哀很戾褒闇是同淫刑蠹政幾覆遼
宗躬守陵寢匪曰徂桐感動梵夾卒全始終述蕭后專
政第十子朝凶周曲沃耦晉權重寵多終階害釁悲矣

重元式遵往軫述太叔重元謀逆第十一伊遜柔佞筐
篋小才負乘貽咎終爲厲階椒闈被蟻儲極蒙災泉鳩
抱悔曷員能來述伊遜擅政第十二惟此夏國僻居西
戎令嚴政簡克固圻封或馴或噬窺我皇風述西夏叛
服第十三藩部實繁遷移靡地世亂控弦時清委贄豢
敵固非徒戎豈計馭得其宜羈縻易制繩責太苛終致
狼戾述藩部叛服第十四天祚淫恣外作禽荒弛綱解
紐魚爛先亡維此帳族昔何鷲強維彼士馬今何披猖
天難堪斯盛衰靡常毋曰丸泥可固封疆述遼亡第十
五達實拒敵奔敗相仍忽馳大漠矯矯龍升縣歷百祀

基緒相承雖曰閏位實云中興述西遼始末第十六凡
所證據悉以遼史爲憑間引他書參校同異宏綱鉅典
備載於斯其諸瑣事蓋闕如也

跋

右先師譚叔裕先生遼史紀事本末諸論一卷先師所著希古堂詩文集已由其哲嗣篆青世兄刊行於世惟遼史紀事本末十六卷寄存粵東親戚家適罹水災竟致澌滅痛心曷已僅存論文十六篇自序一篇篆青世兄特鈔副本寄示如獲拱璧文治於遼史素未研討敬請友人無錫錢君子泉加以圈點並請同年陳石遺先生爲序文吾婁王君慧言代任校讐之役壽諸梨棗以公當世文治壬午鄉試出先師門下時未弱冠先師一見歎賞不置許爲大器丙戌後先師外轉雲南糧儲道

先君著有遼史紀事本末十六卷每卷附論一篇仿豐潤谷氏例也光緒戊子歲先君棄養詩文遺稿皆呈同里廖澤羣夫子審定次第校刊獨此書未及付梓祖任弱冠以後飢驅四方以全書不便攜帶爰託中表盧梓川孝廉代爲保存不意乙卯歲粵垣大水盧君寓宅罹災此書遂亦波及聞訊驚怛幸先君手錄遼史諸論原稿尙存行篋而排纂寫定之紀事本末十六卷則不可復得矣悲夫悲夫去歲唐蔚芝尙書自無錫寓書索閱先君未刊各稿因將遼史諸論錄副奉寄尙書欣然糜金刊之祖任竊幸先君遺著得永其傳而彌感尙書之

高義爲不可及也刻既成尙書書來命述其緣起謹書
簡末泚筆泫然癸酉四月男祖任謹識于北平西城寓

廬

讀尚書自述而裝聚諸家之歸本末十六卷限不
災此書本不其久聞諸書師率於昏手新發與諸師
此本類升爲君不意心也漢書師大水爲昏寫字
願以送贈四六以全書不與辭帶笑插中夷慮林
星劉君慶夫于壽宏太受楚氏贈此書宋文林師丑
脚谷山圖也水蘇夜于憲宋臣棄養諸文憲蘇謝星同
史信善育德史味事本末十六卷書卷州論一論內豐

誥授中議大夫雲南糧儲道譚先生墓表

世運之盛衰升降於文化驗之文化之消息盈虛於一人之身驗之一人未竟其志文化因之而衰世運卽因之而剝此天地之幾出於無可如何者嗚呼若吾師譚先生是矣先生諱宗浚字叔裕廣東南海人曾祖諱文士國學生妣陳氏祖諱見龍國學生候選布政使司理問妣劉氏繼妣洗氏考諱瑩廩膳生道光辛卯科優貢甲辰 恩科舉人內閣中書銜瓊州府學教授妣黃氏繼妣梁氏先生梁太夫人所出也生四歲而梁太夫人卒稍長教授公授之讀一日十行日盡數卷爲文操筆

立就洋洋千言年十六以國學生中式咸豐辛酉科本省鄉試舉人辛未教授公卒哀毀盡禮甲戌應禮部試舉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授職編修先是壬戌歲先生計偕公車時中英和約初定先生俯仰時事憑眺山川作覽海賦以寄慨凡數萬餘言都人士交口稱誦迨通籍後聲譽益大著碩德名臣爭以文字相結納 朝廷有大典禮著作之任必推先生 毅廟聞先生才名 特旨召對尤稱異數焉丙子散館旋奉 命督學四川前任學使南皮張文襄公之洞創建尊經書院方成立聞先生繼其任則大喜曰譚君來蜀土有福矣先生益嚴

別弊實獎借英才選刊蜀秀集士林翕然仰爲士宗壬
午與仁和許恭愼公同奉命典試江南甄拔多知名
士厯充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功臣館纂修本衙門
撰文起居注協修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乙酉
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初尙書吳縣潘文勤公祖蔭
總裁國史館屬先生纂修儒林文苑兩傳先生博稽
掌故闡揚幽隱方脫稿而簡放雲南糧儲道之命
下天語溫綸慰勉周至先生感激單騎入滇之任後
詳詢地方利弊治水道親詣履勘次第修濬白龍潭等
十餘河溉田六千餘畝發工費時躬至諸村傳諭鄉民

給領不假書吏一切火耗等弊胥革除民大悅丙戌冬
兼權臬使篆於歷年積案多所平反然精力過耗氣血
日虛得脰腫證於是引疾乞退而上游方資倚畀紳民
攀轅固留不獲已復回本任設古學以課士開堰塘以
灌田辦積穀以備荒增置普濟堂以惠孤寡百廢舉興
劬勞更甚而體不支矣戊子二月再請開缺回籍調理
始獲請顧貧甚不能具資斧大吏撥志書局費千金以
贈始得脂車以行蓋先生固兼任志書局總纂平日不
受薪費者也嗚呼其廉潔如此足以風世矣是年二月
十九日取道百色回籍沿途溼熱鬱蒸足疾增劇迨行

抵隆安縣遽歿於旅次嗚呼先生居恆精研學術砥礪
廉隅屹然不爲風氣所轉移有識之士方冀其入臺閣
備侍從雍容揄揚潤飾鴻業卽先生亦退然自願爲儒
林文苑中人徒以上感九重之知遇下念百姓之困
窮捐糜頂踵無所顧藉迺至鞠躬盡瘁不獲大用以終
悲夫悲夫遺著有希古堂文甲集二卷乙集六卷外集
四卷詩總集十卷續集一卷遼史紀事本末十六卷爲
先生致力最勤之書尙有兩漢引經考晉書注金史紀
事本末珥筆紀聞國朝語林各種屬稿未成藏於家
生平好蓄書籍手自丹黃者千餘卷而韓杜歐蘇諸集

點勘至四五過其劬學出於天性有非常人所能及者
粵省爲通商巨埠民物殷繁而講學之家寥寥可數自
嘉道以來知名者首推番禺陳蘭甫先生顧陳先生精
考據達義理其於事功未知若何而先生則經濟文學
一以貫之較諸蘭甫先生殆有過之無不及矣周易夬
卦象辭曰夬揚于王庭許叔重先生釋之曰言文者宣
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忘也
而宣聖作易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也比來學說紛歧而粵省之勞亂乃愈甚老成凋謝
道德淪胥蕩然莫知所暨極藉令先生而在出其所學

以振鄉國何至於此然則世運文化進退消長關係於一人之身豈非然哉而其遇剝而窮也又豈不重可悲哉先生以道光丙午年閏五月十三日生以光緒戊子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四十有三葬於某鄉某阡生子四祖綸國學生安徽亳州知州祖楷邑附生出嗣胞叔幼和君後祖任邑廩生光緒庚子科優貢郵傳部參議廳員外郎祖澍邑附生早卒孫長序長庚長耀長護祖任與文治相知素稔一日偕兩昆以書來徵文文治爲光緒壬午科江南鄉試先生所取士知己之感每飯不能忘其奚敢以譎陋辭爰撮先生生平行誼碣之於

墓俾後之論世者知所取則焉

門下士唐文治頓首拜撰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containing characters such as 墓, 表, 文, 治, 頓, 首, 拜, 撰.